



名家名作宝库

第十八辑

中国近代

ZHONGGUO JINDAI
MINGJIA MINGZUO BAOKU

蔡
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15.2
20
:18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 第十八辑

蔡 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蔡 锷

诗 歌

- 杂感十首 (3)

电 文

- 致袁世凯电 (5)
- 为申讨袁世凯致各省通电 (6)
- 致四川陈宦将军电 (8)
- 滇黔护国军总司令致各省都督、将军、巡按使、护军使、
镇守使、师旅长电 (9)
- 敦促各省举义之通电 (10)
- 声讨袁逆之通电 (12)
- 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 (16)
- 致华侨之通电 (20)
- 致驻外国各公使通电 (22)

云南起义告滇中父老文	(23)
护国军出师誓告国人文	(25)
致北方各师旅团营长函	(27)
致河内总督函	(30)
复北京统率办事处电	(32)
致华侨筹饷助义电	(33)
敦请柏烈武君为南洋筹款总代表电	(34)
复徐州张融电	(35)
复陈宦函	(36)
致陈宦电	(38)
复陆荣廷、梁启超电	(39)
复陈宦电	(40)
致戴戡电	(41)
致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电	(42)
复戴戡电	(43)
致众议院陈敬民、籍亮侪电	(44)
致成都殷承瓛电	(45)
复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	(46)

杂 文

冶兵语录按语	(48)
在蒙自军政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59)
在蒙自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61)
在个旧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63)

护国岩铭并序	(65)
--------------	------

文章书信

秦始皇功罪论	(67)
致湖南士绅书	(69)
军国民篇	(76)
近世列国之军备	(92)
军事计划	(101)
护国军政府布告	(151)
致梁启超书	(158)
告全国同胞书	(160)
再告全国同胞书	(162)
告别蜀中父老文	(165)
致梁启超书	(166)
《盾鼻集》序	(167)
祭黄兴文	(168)
拘黄兴联	(170)

蔡 鐸

作者简介

蔡锷(1882—1916) 民国初年讨袁护国军将领。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1899年赴日,曾入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辛亥革命时为云南新军总指挥。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1916年病逝于日本。

诗 歌

杂感十首

(一九〇〇年十月)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圣躬西狩北廷倾，解骨忠臣解甲兵。
忠孝国人奴隶籍，不堪回首瞩神京。

归心荡漾逐云飞，怪石苍凉草色肥。
万里鲸涛连碧落，杜鹃啼血闹斜晖。

卅年旧剧今重演，千八百六十年，

千载湘波长此逝，秋风愁杀屈灵均。

哀电如蝗飞万里，鲁戈无力奈天何。
中原生气戕磨尽，愁杀江南曳落河。

天南烟月朦胧甚，东极风涛变幻中。
三十六宫春去也，杜鹃啼血总成红。

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烂羊何事授兵符，鼠辈无能解好谏。
驰电外强排复位，逆心终古笔齐狐。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困〕。

电 文

致袁世凯电

1915 年 12 月 24 日

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纲废堕，根本动摇，驯至五团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间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电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

为申讨袁世凯致各省通电

1915年12月24日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锒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闾。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锒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阅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锒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锒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锒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



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锷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铄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锷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致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



致四川陈宦将军电

1915 年 12 月 25 日

别来未由通款曲，常用耿耿。国体问题发生后，外瞩国际，内察舆情，焦灼彷徨，莫知所措，清夜扪心，尤难稍安。在京曾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乃决然引去。月来涉足东邻，周历南北，知某国所以谋我者，蓄蕴甚久，国人之欲图覆袁者，蔓延甚广，进行极锐。默察全国人心，对于中央已无些须系念之余地。众叛亲离，其何以立？纵吾侪倾心拥护，幸平大乱于一时，而项城已近日薄西山之年，一旦不讳，复成土崩瓦解之局。我公明达，谅早洞瞩及此。同人再四熟筹，非趁兹时会建造新国，不足以换厄运而植新，一切计划现已着着实行，滇黔粤桂湘赣宁浙苏鲁等省，或早经决心，预有准备，或运动成熟，克期发动。我公热忱爱国，洞察机先，谅有同心。如能登高一呼，将见万山响应。锷虽不敏，愿效负弩。此间同人佩公甚至，亦惟马首之是瞻。何去何从，惟公裁之。闻黄陂甚危，段芝老已被害，深为恻悼。京中名流多被嫌禁锢，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是晚清之不若矣。临电不胜翘企之

至。杏村、穆生、鸣阶、时若诸兄并乞代致拳拳。

滇黔护国军总司令致各省都督、将军、 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电

1915 年 12 月

前会滇黔两省劝阻帝制，良念风雨飘摇，不堪再经扰乱。如果袁逆悔祸，则吾言见用，弭患无形，我辈虽以言见嫉，终身觊觎，尤所甘心。不图彼昏不悟，置若罔闻，尤复日肆狡谋。内则犍金四出，羽檄纷飞，挥国帑若泥沙，驱国军若犬马；外则输诚通款，乞怜外人，以国家为牺牲，引虎狼以自卫。迹其悞乱昏暴，直熔王莽、董卓、石敬瑁、张邦昌于一炉。似此遗臭心甘，迁善路绝，更无委蛇迁就之余地。故万不得已，会商滇黔，与袁告绝。滇督唐公，黔督刘公，皆忠潮奋发，各以所部编成护国军，以属之锷。负弩之责既专，绝纓之志已决，是用整队北行，取道蜀汉，誓清中原。夫乱贼人得而诛，好善谁不如我。引领中原豪杰，各有深算老谋，尚望排除万难，早建大义。勿使曹瞒拊手，笑天下之易定，遂令伊州披发，决百年之为戎。国家幸甚。

敦促各省举义之通电

1915 年 12 月

前承两电，计蒙鉴察。袁氏违法背誓，背叛民国，凡有血气，莫不痛心，矧在服民国之官食民国之禄者。乃电告已一周间，响应固不乏人，尚有多省未闻同申大义，一致进行。见义不为，当仁而让，坐失事机，宁不可惜者。岂有恋于袁氏之爵禄，不欲舍弃耶！夫袁氏爵赏之滥，亦可谓空前绝后矣。羊头灶婢，尽授官阶，走卒贩夫，咸膺爵位。物以稀而可贵，袁氏名器之滥如此，岂尚有价值之可言？果能同举义师，拔彼赵帜，共和复故，民国重新，则是烈烈轰轰，光耀千载。以观彼燭火之虚荣，冗滥之官职，曾腐鼠之不若矣。又岂惑于袁氏之私惠，不忍背弃耶？吾人所受之官禄，民国之官禄也。受爵公庭，谢恩私室，君子鄙之，何私惠之足荣？况袁氏要结虽工，而阴狠实甚。附我者则视之如犬马，异己者则诛之如寇仇。为怨为德，何常之有？今日以私恩之故，徘徊犹豫，异日功狗之烹，可翘足而待。与其噬脐后悔，何如及早决心。左提右挈，成功可必，保节全身，在兹一举。不然，其必以君宪政治为真可行耶？姑勿论世界

文明已趨共治，君主國體日在淘汰之中。即就現政而論，袁氏就職以來，摧殘輿論，濫耗庫儲，生殺由心，法律為狗，民生困敝，呼訴無門。名為共和總統，實無異于君主專制，凡所設施，皆以為其私耳，所謂福國利民者安在哉？其為總統猶橫姿如是，則異日之君主可知。今若戮力同心，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則法美之良規具在，我中華民國巍然繼起于東亞大陸矣。舍此三者之外，則必其劫于積威之故，而不敢發難。不知自籌安會發生以來，薄海人民，同深憤恨，賢達君子，高舉遠引，眾叛親離，已成獨夫。攘臂一呼，行見眾山皆應；摧枯拉朽，可卜操券而決。又或狃于目前之安，憫念民生之苦，不欲變動貽累地方。不知見小利者反致大害，懷安樂者反貽困苦。況今日國民之困敝甚矣，不改弦而更張之，又何樂利之可言？今茲之舉，正所以去苦害之域，臻樂利之境，除帝制之毒，復共和之庥，安之大者也。人類以求安為目的，不此之求，復何求哉？鐸等計劃已定，着着進行，但有進死，更無退生，非達到還我中華民國之目的不止。諸公皆當世賢俊，手造民國，忍使莊嚴璀璨之名邦墜于浩劫而不復耶！神州陸沉，誰尸其咎？同舟共籌，大有其人。恐着鞭之先，我願負弩以前驅。切盼深諒熱忱，共興義舉，機緣可惜，宏愿必償。蓋以正勝邪，以直勝曲，自然之驗，必至之符也。幸勿存心觀望，坐誤時機，甘作公民之敵，自貽后至之羞，萬世千秋永為世界人之詬病，則幸甚矣。臨電神馳，伫聆好音。



声讨袁逆之通电

1915 年 12 月

呜呼！天祸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反，愎谏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不学无术，跋扈飞扬，凶德既已彰闻，朝端为之侧目。造民军首义之日，及清廷逊位之时，袁氏两端首鼠，百计媚狐，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迹其侮弄神器，睥睨君亲，固已路人知司马之心，识者有沐猴之叹。惟时我邦人诸友，念风雨之飘摇，惊民生之涂炭，永怀国难，力奠邦基，故赣宁之役无功，而皖粤之师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骄盈，蹂躏人权，弁髦法治，国会加以解散，自治横被摧残，异己削迹于国中，大权独操于一手。彼固曰是可以有为矣。卒之无补时艰，不保中立，济南自拓夫战域，辽东复展其租期，甚至俯首为城下之盟，被发有陆沉之痛。呜呼！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已甚矣。袁氏之力图湔雪以求报称，宜何如者？何图异想忽开，野心愈肆，元首谋逆，帝制自为。筹安会发生于前，请愿团继起于后，等哀章之金匠，假强华之赤符。对内国人民，